

大河湾



金色浪漫 韩立 摄

散文

小雪落霜

□王平

霜逐冷鸦落寒林，雾霭晨烟迎岁阴。黄叶飘零柴门静，围炉煮茶挑灯芯。

残秋去远，入冬很久了，红叶拥吻在枝头的怀里，千般留恋着不舍离去。朔风瑟瑟，万木萧萧，落叶缱绻，打着慵懒的旋儿仍在眼前缤纷，仿佛诉说着它与暖阳、金风、秋天、耕牛、老农、丰收曾一起缠绵的故事。

霜，在它本该落下的季节，躲在隐秘的角落一直没落下。我问过邻居，问过路人，问过鱼塘里孤子的鹈鹕，问过路边细碎怒放的野菊花，问过零零碎碎点缀在绿叶当中、桐树梢头的喇叭花儿，也问过我龙钟的老母亲。

母亲说：“一场秋雨一场寒。秋后一直没下雨，天气又是这样的暖和，露不能凝结，怎么会有霜下呢？”

母亲说完这话的当天下午，天气便无端阴沉起来，猎猎的冬风打着呼哨，鼓动起漫天的尘土和早衰的落叶，铅色的云从山后，从树林，从苍莽的荒原，从遥远的天际处，汹涌着、澎湃着滚滚而来。

檐雨滴答，阴雨连绵，淅淅沥沥的阴雨接连缠绵了数十天。听说，五老峰山顶落下了今冬第一场雪。

云收了，天气却还没有彻底放晴。南飞的雁阵划破无边无际的长空，嘎嘎的鸣叫在山谷里回响。胆小的麻雀躲在屋檐下叽叽喳喳吵闹着，叙说着，灵巧的喙整理着越冬的羽毛。弯腰，系了系松开的鞋带，紧了紧衣领，走进微熹的晨光里。

太阳在兀立的峰峦间伸着慵懒的腰身，山腰里氤氲着几缕缥缈虚无的烟岚。低头，无意间发现，昨夜穹庐下、草尖上莹莹的露珠不知何时隐没了踪迹。

田野里，枯黄的叶子、碧绿的麦苗、怯生生的翠草上敷着一层薄薄的浅灰色的白。这白是那样的孱弱，仿若婴儿肉嘟嘟的脸庞上沾着一层纤细的、毛绒绒的白毛。这白，又是那样的密实，挟裹着，将万千渺小困囿其中，牢牢地控制着它能拿捏住的一切。

不由得凝眸对视，同浅灰浅白的对望中，我看到了小草生命中那一抹不屈的绿色，面朝阳光，使出浑身的力气，扭打着，搏斗着，拼命挣脱寒霜的枷锁，把自己柔弱的躯体扣紧在大地上，昂首向天空招展。

虽然晚了点，在小雪的季节里，寒冷的霜，在迟暮时分还是落了下来。

我唯疼惜那棵柔弱的、被路人无视的、囿囿在寒霜中的小草，它的明天会怎样？它，还有明天吗？

我站在猎猎的寒风中，蒙上双眼，虔诚合掌，默默祈祷，为一棵小小的小草祈祷，祈祷它活出生命的自由与快乐。祈愿它在平凡平庸的尘世间，不平庸地活着。

然，在我的心里，却无端落下了漫天凌乱的雪花。

河东作家写河东

家门口的白天鹅



□南俊

入冬后，运城盐湖成了白天鹅栖息的乐园。前来越冬的白天鹅或嬉戏、或飞翔、或觅食，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，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观赏拍摄。

从前，我们想看白天鹅，或者到三门峡的天鹅湾去观赏，或者到平陆县三湾大天鹅景区去看。如今家门口就可以欣赏天鹅优美的身姿了，真是一种幸运。

白天鹅是纯洁神圣的象征。在那遥远的旅途上，它们乘风沐日，在天空中用力扇动着翅膀，时而前后排成“人”字形，时而横排成“一”字形，跨山越水，掠过城市和村庄……艰难险阻，都无法阻挡它们英勇搏击的意志和决心。终于，经过长途跋涉，它们回来了，回到了运城盐湖家。

从空中俯瞰，飞来越冬的野生白天鹅如同钻石一般点缀着美丽的盐湖。它们一边游动，一边引颈高歌，发出“咯咯、咯咯”的叫声，惹得湖边的游客纷纷拿起手机拍下这一热闹场面。有时它们还争抢食物，甚至打起架来。

远望，白天鹅犹如片片飞舞的雪花点缀着青山绿水之间；近观，它们结伴而行，时而欢快低飞，时而并肩游曳，时而悠闲觅食，时而嬉戏起舞，其优雅的身姿，堪称杰出的“芭蕾舞大师”，令游客沉迷，好一幅优美和谐的生态画卷，为美丽的盐湖增添了许多灵动与活力。

湖畔，碧波荡漾，天鹅“情侣”悠然自得。白色的羽毛，纯洁无瑕；黑色的喙与脚，犹如泼墨山水画中的点缀。它们的姿态，安详而专注，宛如一对深情专注的伴侣，心无旁骛，只有湖水、天空和自己。

此刻的天鹅，仿佛是大自然中最美的诗篇，它的每一个细节，都充满了生命的韵律和力量。它轻轻划动湖水，留下一圈圈涟漪，如同

琴弦上跳动的音符，奏响了一曲宁静祥和的乐章。

我突然发现，静谧的湖面上，一只天鹅在独自漫游。它优雅地划动湖水。天空暗沉，似有雨意，但天鹅似乎并未察觉，仍自在地畅游。

水波荡漾，湖面仿佛是它的舞台。那弯曲的脖子，挺拔的脑袋，尖尖的嘴巴，如数倒映湖中，仿佛一幅流动的油画。雨点开始落下，轻轻敲打着湖面，却未能打破天鹅的悠然。它继续前行，每一步都似在讲述一个关于自由与坚韧的故事。

此刻，时间仿佛凝固。天鹅与雨，湖与天，共同演绎了一曲无言的交响乐。直至雨停云散，天鹅悠然飞翔，留下一湖的宁静与思索。天鹅的存在，仿佛是一种精神的寄托，一种心灵的慰藉。它让我们明白，在这喧嚣的世界中，总有一片净土，值得我们去追求、去守护。

自古以来，天鹅就被视为高贵、优雅、纯洁、忠贞的象征。它飞得极高，可达几千米；体态优美，仿佛一个身穿素裙的高傲公主；头颈修长，时而高挺，时而曲颈，小眼睛黑亮，十分机敏，尖尖的嘴巴多为黑黄色。世界上有许多文学大师和诗人都对天鹅赞有加。如爱尔兰作家本杰明·布莱克的名著《银色的天鹅》，还有丹麦作家安徒生的童话名著《野天鹅》等。

天鹅有诗境。关于天鹅的诗句，最耳熟能详的要数唐代骆宾王的《咏鹅》。唐代另一位大诗人白居易也留下了“雪颈霜毛红网掌，请看何处不如君”的千古佳句。还有宋代诗人王洋的“殷勤送上孤峰顶，去伴天鹅云外行”，足见天鹅品性纯良、心有鸿鹄之志。它不仅是艺术家诗意唯美的化身，更是音乐中的一个隽永主题。

天鹅极通人性，不仅有独特的外在美，更具有独特的心灵美，这体现在它对爱情的至死不渝。天鹅一旦相爱，便会双宿双飞，不离不

弃，如果一只不幸死去，另一只也会孤独终老甚至殉情，绝不另觅新欢。因为它们懂得彼此忠贞，珍惜彼此的灵魂。世上竟有如此专情的物种，将美好的爱情演绎得淋漓尽致！

我曾听过一个白天鹅的凄美故事，被深深震撼。一对雪白的天鹅，从遥远的西伯利亚飞到某市公园的湖面栖居，它们形影不离，犹如两朵盛开的白莲，或翩翩起舞，或凌空翱翔，或交颈拥吻，在这个天然大舞台倾情演绎千姿百态的生命旋律。然而，一个黄昏，一只圣洁的天使意外死亡，失去爱侣的白天鹅悲伤过度，不食不眠，唱着挽歌死去，演绎了爱情的悲壮之美！

天鹅不仅是纵横于碧波的“水中之王”，更是翱翔于九霄的“蓝天之王”。飞翔着的天鹅是最美的，它们目光所及之处是一幅幅壮美的画卷。当一群成双成对的白天鹅腾空而起，张开硕大的羽翼，直冲云霄时，景色壮观至极！美丽的白天鹅，悄然飞落于我的心湖，那美丽的双翅，荡漾起一泓清澈温暖的涟漪，犹如驻足我心海中欢快跳跃的音符，我不由得陶醉了。

与白天鹅对视，生命便多了一份感动与默契，给人无限遐思和心灵的启迪，关爱白天鹅，让鸟儿与人类永远亲如一家；与白天鹅对视，让生命的内涵得以升华，人与大自然融为一体，天人合一，生命中便多了几份恬静、洒脱和飘逸。的确，大自然是美的，世界是美的，运城盐湖更是仪态万千，正如法国雕塑家罗丹所说“世界上并不缺少美，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”。

这些自由、可爱的精灵，这些活在自然界与艺术中的永恒精灵，不仅把圣洁的爱情播洒在美丽的湖里，更把大写的“人”字，挥毫于无垠的蓝天，拥抱心中的白天鹅，它是诗，是情，是爱神，是生命的图腾，更是我们心中永恒的恋曲。

随笔

院中竹

□李汝冰

不知何时，我喜欢上了竹子，它是梅兰竹菊四君子之一，岁寒三友中的碧玉。它那高雅的精神品质，令人赞叹！

北方少竹，农家更是罕见之物，我的得竹之心愈切。2006年，在为母亲看病的日子里，我于张医生家求来两个用塑料布包着的竹根，回到家便栽种在前院。它是易弯软毛竹，但还是让我心里有一种如获至宝的喜悦。竹子属于喜阳的植物，比较喜欢在阳光充足、湿润的环境中生长。为了让竹子有更好的光照，我毫不怜惜地砍掉茁壮繁茂的桃树，受到全家人的责备。闲暇之余，我喜欢站在竹子前久久凝视。

它虽然长得挺好，可就是挺不直腰杆，需要用绳子拢住才不会倒伏。但在岁月的缝隙中，它依然是我守护着的最真实的情感！

现在后院的斑竹，是5年前我在一个花卉市场分两次买来的，加上稍早买来的细硬竹，已拥有了3个竹子品种。初来时，这3个品种的竹子，靠着东边的影壁墙，真的是有点不起眼。在我一年的期许中，它静静地扎根，默默地蓄积，直到晃开身躯，展现出惊人的生命力。春暖花开时节，更有一地竹笋破土而出，有粗的、细的、嫩的、尖的，令人喜爱。密密小叶的是细硬竹，大柳枝宽叶的是斑竹，叶子如羽毛状的是软毛竹。竹子通体墨绿发亮，像上了一层油！3种竹枝竹叶，

疏密适中，好似绝世佳人，姿态迷人，骨感通透，别有一番韵致。每每微风吹拂，竹子们便摇曳生姿，醉人眼眸；簌音缥缈，宁静深邃。我凝神观之，屏息静听，感受到了大自然的温暖怀抱，心中满是宁静与满足，仿佛所有的烦恼都在这一刻消散无踪。此刻的我，心情轻松而惬意，仿佛融入这美好的大自然之中。

有诗云：“送君千里终有别，不如秋风赠落叶。”我让二哥移走了最大的竹笋，让表弟搬去了一整枝的竹子，邻居力叔也得到了心仪的新竹。赠人玫瑰，手有余香，我获得了浓郁的情谊；竹叶依依，飘逸有致，我拥有了内心的宁静。感谢竹子，让我学到了自强不息、坚韧不拔、无私奉献的精神品质！